

寶
綸
堂
文
鈔

寶綸堂文鈔卷三

天台齊召南次風謨

無錫秦瀛凌滄校

進呈尚書注疏考證後序

臣召南謹言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立極敷政寧人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祕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

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大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復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行江左河北猶守鄭康成注至隋開皇始頒孔傳於學宮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譔五經正義於是尚書之說專用孔傳而鄭注遂佚不行說者謂注經家其出最後其傳最遠尚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撫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謬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疑

傳者半矣劉敞王安石程子蘇軾考脫簡訂句讀每以
新意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疑經者半矣林之
奇呂祖謙依序酌傳猶不過略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
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
皆僞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輩直謂尚書真者
半僞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爲經當畱者半
刪者半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
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僞泰誓白魚赤
鳥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
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

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弊然足爲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敘後起箕疇湯誥言降衷恆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基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癡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膏譌字別在所不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據左傳范燮苑何

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戩空
夔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半以告
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
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爲禮經獨於古
文噴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
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十萬
言之煩猥也又非若馬鄭諸儒動據中候璿璣鈴考靈
耀諸緯之怪誕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徵引賅博隨
文剖析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
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其然解臯陶謨庶明勵翼兼采

王鄭二家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
據經正史記之違據傳闢緯書之妄有功聖經實爲趙
宋諸大儒道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
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
由斯以談卽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
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爲集傳宜毫髮
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信者半疑者半況孔
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蓋卽解釋聖經而其難已如此乾隆四年
奉

敕校刊注疏尚書二十卷臣學健臣浩臣泰臣九鑑臣
邦綏等前後廣蒐善本對讎是正訂譌補缺加之句讀
以付梓人今年冬臣召南奉
敕再加審定輯爲考證如干條附各卷末其無可證雖
疑不敢輒改志慎也

尚書注疏字句

五經句字古今不同而尚書尤甚康誥篇今文作克
明俊德大誥篇馬讀不少延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五
十洛誥王在新邑烝康成讀也呂刑天齊乎人假我
一日楊賜讀也但於理可通於經雖割裂無害也若

緇衣引君奭而曰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漢志引伊
訓而曰誕資有牧方明豈非別風淮雨三豕渡河之
類乎虞書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今文作秉治習漢
志作七始詠烏焉成馬不可識矣昧谷爲柳穀岵夷
爲禺鐵平章爲辯章勿嗣爲不懌又何怪焉

古文

壁中古文自安國更以隸古之後不可識矣而中鬲
伯璽尚見史記虞公魯公僅傳石經耳安國隸古自
唐開元天寶中盡改用今文隸古亦不可識矣惟陸
氏釋文中尚存一二至宋校修釋文卽一二亦盡改

矣惟薛季宣古文訓猶用隸古如兢堯驛舜命禹咎

繇皐陶蓀益槐稷諸文猶存隸古之舊

進呈春秋左傳注疏考證後序乾隆八年五月

臣謹言傳春秋者三家左氏立學官最後然傳世久且益盛迥非公羊穀梁所能及蓋作傳者親見策書熟知掌故說經雖略而事實甚詳爲例無多而史文賅洽自惠公生隱桓下迄獲麟以後趙魏韓分晉以前三百年中列國之世系遠近王霸之先後盛衰公卿士大夫之行事善惡言論是非會盟征伐得失成敗有本有原瞭如指掌學春秋者非此不足以考其顛末夫豈師弟子

口相講授更歷數世始著簡編事涉傳聞義多穿鑿者
所可同日語哉自漢及晉二傳寢微杜預博極羣書自
云左癖以其生平精力萃於經傳又承劉歆賈逵許淑
穎容服虔諸儒後尋端究緒舍短取長分傳附經爲之
集解大而天官地理細而名物典文靡弗剖析淵微敷
暢旨趣是以學左氏者稱邱明爲夫子素臣卽稱元凱
爲邱明功臣雖偏私黨護間有瑕疵如崔靈恩衛冀隆
所難劉炫所規然亦猶夫范升摘左氏之違何休祖李
育之議朽壤一撮曾不足以輕重太山此唐初詔孔穎
達等撰疏專用杜注左傳以解春秋配周易尚書毛詩

禮記而爲五經者也是書旣卷帙浩繁國子監本相承
雕刻譌舛滋廣經傳字畫時有異同杜注亦時有遺脫
陸氏釋文及疏尤附麗失次烏焉亥豕觸目紛綸今幸
奉

敕校刊臣等謹將石經及舊本是正疏所徵引載籍各
以本書校之其書今世所無字句卽涉可疑仍從舊本
不敢稍爲更易以志慎也至如先儒說經有關於左氏
長短補注有助於杜氏訓釋他書引用有足與孔疏相
發明者亦隨事各附卷末以備一經之考證恭錄進呈
御覽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呈春秋公羊注疏考證後序

乾隆八年十月進

臣謹案公羊疏不知撰人姓名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梁疏體式稍殊發明甚少國子監刊本較他經最多譌脫失次經傳及注尚賴陸氏釋文可以考正而疏所引春秋說若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尊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之屬其書之亡久矣無可取證竊嘗以爲公羊一家厥初極盛傳世久而愈微言春秋者往往譏其妄誕不經斯非公羊之過何休注公羊之過也夫漢世春秋之學獨尊公羊微論鄒夾二家不足比竝卽

石渠議而穀梁興長義上而左氏顯師法授受備有源
流然一則僅立學官一則終缺博士總覽四百年中朝
廷詔令所垂士大夫奏議封章所引乃至決事斷獄定
律據經陰陽五行之占世運五德之說蓋莫不以公羊
爲宗是豈無所自哉漢承秦後道術散亡至孝武慨然
表章六經適得大儒董仲舒以申其論丞相公孫宏以
揚其風於是商高所口授平地敢壽所世傳胡毋生所
筆述者著在令甲炳若日星雖前此有張蒼賈誼傳古
文之左傳不能與竝道齊鑣同時有江公傳魯學之穀
梁亦不能與分門角立固其勢然也成哀以降僞讖繁

興泊乎東京七緯遂與六經爭耀而公羊一家又最號
爲善識時俗所尚通人莫悟其非此何休解詁之作所
以縱橫惑溺於緯書邪說觸類引伸至於閉戶覃思經
十七年而始成也夫有傳所以釋經經或得傳而反晦
有注所以解傳傳或因注而益紛豈所謂羽翼聖言闡
揚道教者乎後儒評三傳短長者多矣若專論公羊則
傳之於經也功尚足以掩其過惟注之於傳也但見過
不見功何則公羊經師之學精於求例而不知史文得
於傳聞而不核事實又其視聖人過高測聖人褒貶進
退之意過遠過密故論紀元解閏月稱祭仲贊宋襄子

子反賢叔術衛輒可拒父子胥當復讎秦伯瑩爲穆公
齊仲孫卽慶父紀因嫁女得侯滕以朝桓黜爵鄭詹甚
佞石惡惡人宋以內娶三世無大夫仲孫何忌魏曼多
以譏二名去其一字皆與事理不合然於君臣大義忠
逆大防固已十得六七焉故曰功足以掩其過也何休
於黜周王魯爲漢立制變文從質例月例時爵列三等
區分三世旣不能執經以匡傳又加之助傳以誣經其
最甚者傳所本無亦爲說以誣傳遇卒葬則憑空周內
遇災異則穿鑿指陳疑鬼疑神不可究詰傳文簡略兼
多闕疑卽有過當要不至若是其妄誕不經也故曰但

見過不見功也魏晉以後說公羊者益稀王愆期父子
孔舒元所注久已散佚而休之解詁竟得自名一家垂
於千古非經傳之賴休注以明實休注之幸託經傳以
不朽耳今奉

敕校勘於是書尤加詳審凡書局所有各本罔不對讎
正其脫譌其無可證據者有疑皆闕存說於後至如史
傳所引儒先所論有足爲是傳發明者亦節錄云

進呈春秋穀梁注疏考證後序

乾隆八年五月
代

臣謹案穀梁一書文清義約與左氏公羊竝爲聖經羽
翼自石渠大議博士聿興五家徧傳訓詁滋廣晉范甯

集解出遂與何休杜預鼎立竝垂後世言穀梁家未
外於范注者也鄭康成論三傳得失獨稱穀梁長於經
王通論諸家注解獨稱范甯有志春秋證聖經而誦衆
傳豈溢美歟唐楊士勛疏雖稍膚淺然於范注多所匡
正如桓十七年蔡桓侯卒疏謂三傳無文注家各以意
說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疏不直言祭仲是名三十一
年齊侯來獻戎捷兩載別注及徐邈說僖元年公子友
獲莒帑譏范氏不信經傳四年許男新臣卒直謂范注
上下多違哀十二年用田賦引孟子以糾范注較左氏
公羊義疏曲爲杜何偏護附會者不同蓋穀梁晚出得

監左氏公羊之失范甯又承諸儒之後於是非爲稍公
宋晁說之已嘗論及惟士勛疏平易近理刊落曲說繁
言較各家疏亦爲文清義約顧未有稱之者也近世學
春秋家以胡傳爲圭臬卽左氏亦僅以文辭習之不求
其釋經之義發傳之由況公羊穀梁乎況公羊穀梁之
注疏乎然三傳具在學官終如三辰上麗乾象不可誣
也穀梁一家所恃以存者僅賴有注疏發明而監本舛
譌最甚如莊十三年經文脫及其大夫仇牧六字十四
年會於鄆經文脫宋公衛侯四字又如桓公一卷全脫
陸氏釋文其餘別風淮雨三豕渡河之類不可勝言從

前館閣所藏亦少善本豈非以絕學孤經時所罕尚故校對不精乎哉今奉

敕重刊廣蒐各本相校是正文字其無他書可證者概志闕疑所有考證類次附編各卷之末恭繕寫進呈

睿覽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呈禮記注疏考證後序

臣齊召南謹言禮記之列學官也自鄭康成注行遂配儀禮周官稱三禮自孔穎達疏行遂配周易詩書春秋稱五經漢時稱五經者禮惟高堂所傳卽周官不得比竝唐以後小戴盛傳二禮古經反俱不及其故何耶記

本叢書也撰錄非一人薈粹非一說自孔門弟子下逮
秦漢諸儒所記竝採兼收故雖不能有純無雜然其大
者如大學中庸廣博精微明爲聖賢傳道之經訓曲禮
少儀內則實小學之支流餘裔玉藻郊特牲文王世子
實朝廟之文物典章也冠昏鄉飲射聘燕祭諸義喪服
小大雜記服問閒傳曾子問三年問諸篇旣皆儀禮之
解詁義疏而深衣奔喪投壺則又古經之佚篇剩簡可
以補儀禮所不及者記以兼收竝採而純雜相半亦以
兼收竝採而鉅細不遺邇言宏富便於誦習視儀禮難
讀周官不全相去固有閒也此記之以叢書得稱爲經

也康成漢代大儒兼通五經尤精禮學其於記也廓馬融盧植餘業參以儀禮周官異同訂譌糾繆索隱鉤深導絕壑斷港於通川闢榛莽崎嶇爲坦道縷分條貫厥功懋焉雖或旁引緯書時生異解袷褊偏信魯禮王制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惟據祭法六天二地王肅駁其違配魯南郊趙匡矯其失譬則明堂位儒行亦在記中大醇小疵瑕瑜自不相掩至於禮器制度先古遺文本本原原無非確有根據故卽以宋儒之好去古注以解經獨於禮則墨守康成亦步亦趨不敢輕於置議豈非天人性命之旨可據理自騁其心思名物象數

之學必不可憑虛以擬其形似乎哉鄭注旣精孔氏與
賈公彥等又承南北諸儒後斟酌於熊皇二家討論修
飾委曲詳明宜其書之垂久而不刊也國子監十三經
板歲久剝敝譌謬相沿禮記尤甚曾子問禮運禮器各
篇正義闕文實多我

皇上稽古右文加意經籍乾隆四年

特命重刊以惠學者在館諸

臣

徧蒐善本再三讎對是

正文字凡六年始付開雕

臣召南

以讀禮家居奉

敕卽加編輯校勘之說附各卷後

臣

學識淺陋不足窺

測禮學之萬一惟執見聞所及取鄭氏所爲儀禮周官

二注以校此注之從違取孔氏所爲各經正義以校此疏之得失脫文衍字略志本末其無可據概從闕疑至儒先論辨有專爲注疏者亦節錄焉謹撰考證六十三卷以仰塞

明詔

臣召南

謹識

進呈前漢書考證後序

臣齊召南謹言史之良首推遷固固才似若不及遷者然其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與遷書異曲同工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故其書初成學者卽已莫不諷誦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訓不異注經更魏晉至唐初名家

後先相望而顏師古注折其衷論者以比杜征南注左傳稱爲班氏忠臣不謬也自唐以前書皆鈔寫而校對極精譌脫相承不過數處其有板本自宋淳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板本染印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閒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襲校讎稍疎輾轉失真烏焉成馬故書有板本而讀者甚易亦自有板本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也以人人所共習之漢書又經師古注釋旨趣畢顯校者似易爲力乃自淳化歷景德景祐熙寧百年之中三經覆校當時名儒碩學刁衍晁迥余靖王洙所奏刊正增損之條累百盈千積成卷帙三劉刊誤

又別爲書陳繹是正文字又在宋祁之後亦足以徵善本難得在北宋時已然矣況自宋至明刻本愈雜學士家校讎之精遠不如北宋以前者哉若國子監所存明人舊板於顏注所引二十三家之說十刪其五於慶元本所附三劉宋祁諸家之說十存其一卽本書正文字句亦多譌脫則尤板本中至陋者已夫古人撰述旣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後先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噲將兵文紀書內史藥布景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此皆本書自誤非關後

人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酈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馬淵
雲辭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儀禮之經倒
十七篇爲七十律歷志載積黍之數增九十分爲一千
孔穎達賈公彥竝師古同時人而所據書本各別斯則
傳寫失真之明驗也衍文脫字離句辨音三劉於師古
注銖較寸量未嘗少假借焉校古人書義當如是爾乾
隆四年奉

敕校刊經史於是書尤加詳慎臣等旣與諸臣徧蒐館
閣所藏數十種及

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讎對積歲彌時凡監本脫

漏竝據慶元舊本補闕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還

古人之舊

臣召南

復奉

敕編爲考證謹採儒先論議關於是書足以暢顏注所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

臣

齊召南

謹識

後漢公卿表序

後漢書初無表志志則梁劉昭補之表終闕如也諸王王子侯功臣及外戚恩澤侯表終闕於書無所損益公卿表闕則讀書者有餘憾焉此余之所爲補也自光武迄獻帝凡爲太傅若而人太尉司徒司空若而人外戚

爲大將軍諸將軍若而人太常光祿勳以下九卿若而人年經月緯綜紀傳以著其略吁觀是表者於後漢一代主之明暗國之盛衰人之賢否忠佞事之得失成敗可以鑒矣

一統志外藩蒙古屬國書總序

自我

太祖

太宗肇興東土薄海內外罔勿懷德畏威喁喁向化維蒙古諸部落世雄長北郵自有明二百餘年不能臣服天兵所至莫敢逆我顏行察哈爾林丹應時殄滅其餘

名王貴族保鮮卑山依饒樂水建牙磧口卓帳河陰居
近黑白之道地接雞鹿之塞爭先厥角來庭願置候尉
受冠帶東起嫩江潢水之科爾沁西至河套之鄂爾多
斯隸我版圖編設佐領有大征伐竝荷戈擐甲以從及
世祖定鼎京師混一區宇差功錫爵比內八旗化甌脫
爲屏也疇要荒以疆索舉前明防戍之九邊定爲諸旗
朝貢之五路通關設驛臥鼓銷烽萬里而遙鞭笞令而
臂指使之謐如也

聖祖仁皇帝聖文神武超邁百代厄魯特噶爾丹恃其
險遠豕突鴟張喀爾喀爲所侵三汗七部數百萬之衆

度漠款塞稽首來歸請自比於四十九旗之列寇方據
土刺汾烏蘭耽耽南牧

大駕親次漠北掃其穴而犁其庭飲馬臚胸銘功拖諾
山則阿爾泰巴顏布龍杭愛興安肯特汗山察漢以南
臨瀚海水則布育呼倫敖嫩楚庫鄂渾哈瑞金推河
桑稽薩里北瀕色楞格西際轟呵圖曠蕩無垠竝爲內
地於是哈密土魯番西套青海拉藏阿里諸部或天方
餘俗或鮮水羌豪或婆羅門種人或阿耨達佛土昆彌
翎侯贊普葉護後先聞風慕義咸願編置旗隊得視外
藩其外北過結骨丁零西暨波斯天竺歷柏興而通狼

望經懸度而越龍堆跨藤橋而攀雪嶂琛贄梯航往來
雜沓馭鹿使犬之部燭龍冰鼠之鄉衣魚種羊驅象馴
獅之國南瞻北斗東岸西溟縱橫蓋數萬里俱屬理藩
院統轄矣至如朝鮮夙奉正朔交趾世受冊封大海東
南西三洋琉球呂宋蘇祿諸國歲時貢獻隸禮部主客
之司經翰林四譯之館者尤不可以數計迺使章亥步
廣輪義和測晷度樹界碑於黑龍之北量河源於宿海
之西天山葱嶺不隔流沙黑水恆河如觀指掌威德之
隆幅員之廣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

世宗善繼善述青海烏思庸功克奏州承德於松漠鎮

安西於玉門事爲萬世無疆之計我

皇上至孝宏仁繼承大業太和翔洽溥及埏垓坐明堂
以朝萬國時有逾十譯而後通爲從古所未至者焉傳
記豔稱白雉碧罽西鸛東鰈何其陋也蓋前世言德莫
高於堯舜言威莫鬯於漢唐顧平在朔易不過幽都并
營分州未盡大漠唐虞疆宇實無以遠越後王漢奪陰
山塞高闕列四郡而扼兩關盛矣幕庭旣空不見一騎
呼韓入覲待以不臣能地其地而不能人其人也唐於
突厥回紇奚霫契丹同羅僕固卽部置州盛矣然本取
羈縻版籍不上戶部殪頡利於鐵山而延陀據之樹思

摩於榆塞而車鼻乘之能人其人而不能地其地也豈
若絕域遐荒竝同侯甸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罔不
率俾者哉前世地志於邊外僅存大概今則道里山川
城邑古蹟鑿鑿可稽外藩蒙古屬國書具如左牧厥及
八旗察哈爾以地與五十一旗犬牙相錯亦類敘爲一
卷云

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

五十一旗地東接盛京黑龍江西鄰厄魯特南竝盛京
直隸山西陝西邊城北踰大漠與喀爾喀接境袤延萬
餘里周時獫狁山戎居之秦漢北邊外匈奴盡有其地

漢末烏桓鮮卑雜處其間元魏時蠕蠕及庫莫奚爲大隋唐地屬突厥後入於回紇延陀遼金以來建置城邑同內地元之先曰蒙古居西北極邊奄有天下遂成一統明初愛猷識理達臘遁歸朔漠遺種繁衍諸部時擁衆犯邊迄明世北陲不靖

本朝龍興蒙古科爾沁部率先歸附及滅察喀爾諸部相繼竝降於是正其疆界悉遵約束從征伐

世祖定鼎錫爵得世及如古封建每歲朝貢以時其部落二十有五爲旗五十有一設官制度竝同內八旗置理藩院以統之貢道分爲五路由山海關者科爾沁郭

爾羅斯杜爾伯特札賴特四部爲旗十由喜峯口者阿
祿科爾沁札魯特土默特喀喇沁喀爾喀左翼奈曼敖
漢翁牛特八部爲旗十三由獨石口者阿霸垓及阿霸
哈納爾左翼蒿齊特烏朱穆秦巴林克西克騰六部爲
旗九由張家口者阿霸垓及阿霸哈納爾右翼蘇尼特
四子部落喀爾喀右翼毛明安六部爲旗七由殺虎口
者歸化城土默特吳喇忒鄂爾多斯三部爲旗十二其
驛路惟山海關外各旗並黑龍江大路不置驛站自喜
峯口東北至札賴特千六百里置驛十六自古北口北
至烏朱穆秦九百餘里置驛九自獨石口北至蒿齊忒

九百里置驛九自張家口西北至四子部落五百餘里
置驛五自張家口西至歸化城六百里置驛六自殺虎
口西北至吳喇忒九百餘里置驛九自歸化城西至鄂
爾多斯八百餘里置驛八鄂爾多斯六旗住牧河套卽
秦漢河南朔方地宋時爲夏人所據者也五十一旗疆
界山川具列如左

胡忠簡公遺集序

廬陵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修官抗疏請斬秦檜等三
人謫監廣州鹽倉尋編管新州吉陽流離轉徙瀕於死
者殆二十餘年檜死公始得自便孝宗時稍復用以資

政殿學士致仕至今童兒孺子皆知誦其疏而重其爲人公生平大節實不專以此一疏也孝宗時請都建康金人求成公力言不可遣使金將以地及人來降公請徙之內地以絕後患災異求言公直陳闕失言人所不敢言至論和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說尤剴切而後世知誦其疏者或寡豈不以持論於高宗秦檜之日犯雷霆而撓龍鱗爲尤難乎哉方檜之以和議愚高宗也金遣使偕王倫來名爲詔諭江南宋之臣若向子諲曾開張燾晏敦復方廷實胡珵許忻王庶輩皆極言不可和或較計利害或矜惜國體或揣測敵情要未有拔

本塞源之論直請斬檜以謝天下如公之偉者也公之言曰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此膝一屈不可復伸至矣哉宋於金義不共戴天其民其地視蜀漢於曹魏十倍過之視東晉於石趙相埒也然昭烈能以一隅區區之地抗衡曹魏晉元雖僅僅自守猶能與賊相持高宗忍忘父兄惑姦說甘心臣金受冊而不悔自殺其忠勇之大將而不疑罷斥其賢相名臣而不惜稍有人心知羞恥事決不至此公疏雖不用君子謂宋所以偷安一方不至翦滅猶得縣延長世者未必非公輩力也有仲連之憤則秦不得帝有王燭之義則齊必復

與士氣未衰卽國勢未艾也觀於金人知購其書以千金不其然乎公所著澹菴集凡一百卷後稍散佚公孫侍御定裒其遺文共如千卷刊以行世屬余爲序公之氣節文章所謂磊落軒天地者人人所共知可不復道也

續方言序

楊子雲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辭爲方言十五卷示張伯松伯松曰垂日月不刊之文也余友杭堇浦採集注疏旁及羣書爲續方言四卷余評之如伯松堇浦駭爲過當余曰不然自書契旣作所謂垂日月不刊者孰有

過於聖人之經哉續方言所載皆三代時及漢以前語
士讀經者必知其說而後可通其義是廣卜子爾雅補
許慎說文也殆附日月以不刊者耶子雲方言雖亦古
輶軒之使所有事然惟一二附於經者解經家必用之
非是類也士固可束而不觀較諸太元其爲覆瓿一耳
伯松贊以不刊不亦諛乎今夫聖人之經則亦有所謂
方言者矣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
數代各不同春秋則名從主人傳自爲說然昆命元龜
六日不詹終葵掉磬之解伊緩矢台之稱後世不得以
方言目之何也聖人之經日月也日月千古不變其躔

次隨時改移者雖變猶不變也後世分至日躔不同堯
典而堯典之文不刊昏旦中星不同月令而月令之文
不刊日無頻食閏不必在歲末而春秋頻食閏月之文
不刊故凡附於經者皆不刊也董浦以澹雅之材沈鬱
之志銳精於經以其餘閒把三寸弱毫羣分類聚使學
者不待繙閱而坐得漢以前謠俗語言之異勤矣哉

成同知祀名宦錄序

漢元始中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此詔祀名宦所自昉也後漢延熹中詔密縣
洛陽畱卓茂王渙祠廟此詔核名宦所自昉也夫以漢

治近古多良吏其名登循吏者前不過六人後不過十
二人嚴已此六人十二人又不能竝在詔祀之列在詔
祀之列前不過二守後不過二令豈不嚴之又嚴乎哉
後世祀守令於郡縣學多至几筵不能容何其濫也顧
郡祀守縣祀令未聞有濫於郡縣之佐也者是固有說
守於郡令於縣苟有志於民惟其所爲佐則不然後世
祀典雖濫其初奉祠也猶當訪輿人采事實引古誼以
附之佐本不事事人於何有人之不思祀於何有然則
論名宦於守令不患不多而特患其至於濫也論名宦
於其佐不患其濫而特患其至於無也夫旣已爲佐矣

至百姓歌思過於守令虔俎豆而肅春秋非大賢烏能
若是乎寶應成公康保爲吾台郡丞沒而郡人祀於學
於今四十年矣郡人言良吏必曰成公公竝時爲郡爲
縣者凡幾人雖士夫或不能舉其姓以是知成公之賢
也且以漢多良吏其以郡丞名者自河南黃霸武都孔
奮外無聞焉霸佐太守議法丞職固然奮振揚威武亦
邊郡長史職耳至學校之務二公皆未及豈非限於勢
所不得爲耶吾台負山抱海自宋及明爲東南文獻郡
鼎革時洊遭兵火重以甲寅閩變

王師扼江憑城而守者踰年儒士多流離徙業有司者

熟視恬如也公後至則歎曰文獻郡乃至爾耶拔郡城中諸生秀者日課之人始向學公嘗攝太平寧海仙居三縣所以課士者一如郡城數年閒文風復振宜乎吾台於公久而益思也吾台名宦之祀賢守自吳范平晉王述辛景宋臧燾阮長之而下凡二十餘人所謂郡佐不過四人唐鄭司戶虞宋孔推官文仲滕戶曹膺明李推官天秩是也以郡佐得祀於學可不謂賢歟若成公以郡佐而宏文翁之化其賢尤卓卓已公孫進士源大輯崇祀錄以余台人也請爲之序

制科齒錄後序

代

制舉之行始於漢亦莫重於漢而以名其科則始於唐
選舉志稱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是也
顧唐時制舉其名隨時更易所謂博學鴻詞者開元中
常舉之特與賢良方正直言敢諫博通文典辭藻宏麗
才識兼茂諸目俱稱制科宋世猶沿其法而專以博學
宏詞名科則自紹興中始得人之盛前史班班可稽我
朝文教昌明超越前古康熙己未歲

聖祖仁皇帝特開是科擢五十人入翰林時稱極盛又
五十餘年

世宗憲皇帝復詔中外大臣悉心蒐訪薦於朝廷及我

皇上御極多士雲集闕下乃以乾隆丙辰試於

保和殿中拔十五人明年續試其後至者又拔四人蓋
曠世之盛典非復唐宋時閒歲一舉士子先期投牒有
司臨時奏名者可同日而語也某學殖彞陋倖獲廁名
嘗考前代有科名記諱行錄同歲名諸書卽今春秋二
試所集齒錄也略倣其例首登

詔旨次錄試題及甲乙等第後列同籍諸君之姓氏里
居世系舉主而詳書之合爲一集名曰制科同年齒錄
夫科目之重重以人也漢自鼂董對策以還賢良多矣
其可竝鼂董者曾不過數人唐宋中制科者尤不可勝

數惟張九齡韓休楊綰顏真卿陸贄杜黃裳裴度李絳
白居易柳公綽富弼張方平蘇軾蘇轍呂祖謙周必大
王應麟等至今赫赫在人耳目卽已未一科有睢州之
品行端醇湯斌毛朱之學問淹洽毛奇齡陳潘諸公之才
藻炳煥陳維崧未實堪追配古人故足重也預是科者其
可不思自樹不朽以上荅

知遇乎哉錄成敬識數言於後

周元木詩稿序

往者詞科之役吾浙才士最天下舉而未讎者二人萬
孝廉循初周徵士元木其宜舉而未舉者一人侯夷門

元經孝廉居浙西與元木名相均交相善而在浙東持
千鈞之弩策千里之駕爭先竝至以與元木分左右幟
者惟夷門焉吾黨銖分鉞審之略無所軒輊常試呼之
爲兩元兩元之才侯縱而能肆周銳而善入侯勁且剽
周沈以驚侯隨處置營陣周嚴法勒部伍東西兩衛尉
均之乎名將也且夫吹波蹴瀾揚尺水而噴江海詭蕩
渤澥抑何怪耶刻琢萬類縛茅施鍼而陽儀反神瞋者
更甦又何奇耶彼兩元者各挾其所以鳴於世夫孰
與抗技角勝然試問諸夷門而夷門或不知問諸元木
而元木或不知殆天所資兩人使以自振喙而昌其道

耶嗟乎造物忌令名高才多下位故常建淪於一尉而
東野以窮己未冬夷門求小仕以去元木敝裘徒步尚
僕僕長安中兩人其危哉雖然凡天之道與之角者去
其齒旣取大者不得復取小兩人挾所能其爲取大者
多矣夫科第仕宦以至於公卿沒則已焉又烏有其可
傳誠得其可傳者已吾知兩人必有以自樂誠在此而
不在彼也

秦公楫詩集序

鄒縣秦公楫先生旣沒七年其子某裒錄遺詩介內閣
學士黃公請余敘余覽之詩首中山稿先生弱冠從父

宦定州時著也次東溪草次燕臺吟次驥江吟次三秦
雜詠先生居鄉讀書以博士弟子選貢入太學初謁選
宰靖江再綰墨綬於狄道時著也次歸來吟暮年解組
後著也合其如千篇而題曰止園集富乎哉士非性好
爲詩自幼至老或不得一篇一句好爲詩矣或足跡不
及遠所見所聞不越尋常亦無以發其胸中所欲言而
盡其致今夫山莫高於嶽水莫長於江河莫大於海地
之形勢北莫壯於燕趙西莫雄於關中莫險於隴右而
人莫盛於聖賢此古今通論也先生以孔門高弟子丕
子之遠胄生長於鄒所居襟泗面鳧尼阜繹山拱揖左

右凡一邱一壑皆大聖大賢故蹟加以家世華顯有園池亭榭花竹樹石魚鳥之娛有師友賓客講論之助性喜探奇齊魯名區近在鄰壤涉濟踰汶沿沂渡淄泰岱徂徠沂山長白穆陵大峴華不注皆嘗登其巔躋其奧而攬其奇闕里歷城營邱稷下東海琅邪皆嘗往復其地與其賢豪者遊其意氣固已偉矣矧遊轍所經仕途所歷復有十倍於是者耶京師左渤海右太行天府神臯形勢爲天下最中山負恆岳臨唐滌亦趙代一都會也中行吳樂羊子武靈王戰攻之地西漢封藩慕容竊據唐置節鎮宋界契丹於是乎在靖江雖小邑岷江大

海之匯東望海門日出極宇內之大觀自華以西豐鎬
咸陽自昔帝王所宅而隴阪以西西傾積石鳥鼠僻介
羌戎爲北戒地維之首神禹導河導渭所先臨洮狄道
則秦所以築長城漢所以置邊郡者也先生旣性好爲
詩而又足跡幾半天下自徐兗青而揚而冀而豫而雍
名山大川通都巨邑雄關阨塞所見所聞悉於詩歌發
之宜乎其篇什之富也某能繼先生之志謀壽其詩於
梨棗可謂孝矣至先生學行政事卓卓可傳有誌銘存
不復贅

汪眉洲詩稿序

樹琪

有詩一卷如斜陽雨後眺隔湖青山峯橫嶺側嶂複巒
紆羅羅秀出於烟波杳靄中可望而不可卽此眉洲先
生稿也始余但聞眉洲名不相識識眉洲自侯彝門過
山中口誦其新詩始夷門恣睢橫溢如天馬不可羈勒
而振鬣千里往往蹈空破霧以行於時下詩人墨守一
家繩尺亦步亦趨聲摹而吻效者未嘗輕所許可獨服
眉洲眉洲於詩家學也弱冠操翰卽爲新城王尚書所
賞海內能詩之士多與往還唱酬晚寓吾台詩境愈闢
而好學深思亦益孜孜不倦故其詩淡宕夷猶簡遠冲
粹非夫使氣矜才掠浮藻而塗色澤者所能幾及宜乎

彝門氏以異調賞音怖爲堅敵余於詩本無所解然讀
彝門詩則愛其放讀眉洲詩則愛其淨兩人一生吾台
一寓吾台均足以文采增山川之色十餘年來各牽於
事不得時時合并雖郵筒所致時觀新詩然竝以未獲
讀其全詩爲憾今年夏余如郡城眉洲手出其稿相示
則又憾彝門遠官溧陽不獲共欣賞焉時方酷暑清風
穆如泚筆書其首簡并錄一則以寄彝門

寶綸堂文鈔卷四

天台齊召南次風謨

無錫秦瀛凌滄校

起居注後序

乾隆丙寅

大哉我

皇上盛德大業前超三古後垂萬年誠爲自有簡策以來之所未睹也右起居注二十六卷備載乾隆十有一年丙寅歲政事臣等珥筆殿廷卽古左右史記動記言之職仰見我

皇上法天行健與日俱新孝養弗懈於

慈幃禮儀益虔於

郊社

宸衷之懋勉惟幾惟康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固已美
不勝書亦且詞難罄述謹撮歲中事最鉅者颺言後簡
昭示來茲蓋開帝王御世之道莫重於敬天敬天之道
莫要於仁民仁民之道莫要於省刑薄賦其大較也先
是丁丑歲 特詔賜天下田租率海內外深山窮谷
黃童白叟旣罔不含哺鼓腹歌咏昇平我

皇上猶以獄者民命所關雖中孚議緩於平時而解澤
宜施於此日遂以始和布令覃告萬方咸與維新其勿
畱獄蓋黎庶樂業罔罔空虛致治之隆有遠出乎漢孝

文唐貞觀之上者乃

聖心仁民有加無已損上益下日進無疆謂年前

恩詔雖溥及環瀛然尚有成例所拘不在蠲除之數於是諭蠲直省應徵之耗羨以息追呼蠲宜化應徵屯糧三分之一以寬輸納蠲瓊州應徵牛薪等稅以優邊海蠲慶雲每年額丁十分之三以培瘠壤蠲大同朔平借給應還之銀兩靈壁銅山六縣貸與應償之口糧以惠窮黎蠲高雷廉山田之新科俾爲世業以勸開墾猶慮累年積逋帶徵者之或致擾民也於是緩徵之 詔又繼蠲租而下於河南永城鹿邑夏邑三縣緩至麥後

於山東東平等州縣直隸慶雲鹽山之竈課江南松江之鹽課緩至秋收於臨淮懷遠等十六州縣四衛則緩至戊辰年帶徵焉於鳳潁泗三府所借口糧則緩至己巳庚午兩年分還其二十縣之舊欠銀米則許分年帶徵焉於長蘆鹽場積欠則許其分作三年帶徵焉夫且兆人畢登於衽席

九重未釋其憂勞一方偶被偏災

詔書卽亟爲賑濟自昔所謂救卹之常例奉行於有司者蓋不足道也常例外有加賑一月者如江南泗州盱眙等九州縣直隸宣化一府阜寧慶雲二縣延慶一衛

山西懷仁廣寧等十二縣是也有加賑兩月者江南宿州靈璧等十三州縣山東鄒城等八州縣是也有命有司加意賑給銀米者河南鄆陵等二十六州縣黃河兩岸之山安二縣是也夫且地未成災先事區畫如淮徐海被水之區則截畱漕米二十萬石矣鳳潁泗被旱之地則截畱漕米十萬石矣山東濟南東昌二府則截畱漕米十萬石存貯水次矣停運之漕船則又加恩於例外增減二分以惠運丁矣斯豈漢唐宋明盛時之所能及也哉若夫刑獄旣經肆赦

天恩曠然率土固已共遊寬大之宇乃歲時直省所奏

刑部所覆雖其情罪至重不在八議三宥之科苟稍可
矜疑概從寬典臣等每於

皇上御門聽政時序立螭坳親聆

德音惟欽惟恤無月無之其事不可勝數夫省刑薄賦
仁民之實政也今於賦既薄至無可薄於刑省至無可
省自非如天之仁烏能德洋恩溥若斯其廣博周遍也
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我

皇上之仁民卽我

皇上之所以敬

天也是故愷澤覃敷太和洋溢至仁之德協應蒼穹雲

祀初修則甘霖聿沛秋成在望則大有可書畿輔南北
數千里閒多黍多稌斯倉斯箱梁茨墉櫛之壯觀棲畝
連雲社方農耨之歡聲吹幽遍地煒矣哉

皇上念切民依政勤宵旰常以稼穡爲寶豐年爲瑞睹
此天人之和樂嘉茲歲事之順成忠厚太平宜賦行葦
旣醉阜財解慍宜歌元首股肱不有曠典曷稱殊恩於
是舉行

聖祖盛事大賜宴賚於瀛臺也時維八月序屬中秋天
朗氣清澄波如鏡先

詔會宗室諸王貝勒貝子公將軍等肆筵設席時庸展

親較爵論年自黃耆台背暨幼子童孫莫不翼翼愉愉
瞻笑語之龍光樂在宗之載燕次日

詔廷臣自大學士以下按部就班或左或右品百籟行
三爵

聖情悅豫

天章爛然羣工拜颺矢音成什鹿苹魚藻親接於几硯
之間靈囿卷阿實寫其遊觀之樂肴醴則岳豆瀛嶠聲
律則絙桑嶰竹萬舞則英咸夏濩賜賚則綺繡雲霞禮
數之厚儀物之多竝前代所未嘗有是宴也承

天庥也繩

祖武也敦一本也篤泰交也有虞之治至於地平天成
府修事敘從欲協中而後作九奏以賞諸侯進八伯而
歌紉縵姬周之治至於禮樂功成刑厝不用五風十雨
世號三登而後野樂盈寧朝樂燕享蓼蕭湛露鳧鷖假
樂豐年臣工載芟良耜諸篇具登雅頌以古絜今我
皇上之仁何以異於詩書所美乎哉乃

聖心兢兢業業當豐亨豫大彌不勝其持盈保泰之深
思以重農桑則有親蠶儀注之諭以肅官方則有戒勉
大臣勤修實政之諭以勵察典則有宜秉至公之諭以
整武備則有繕理營伍分年差巡視大臣及修飭城池

之諭以廣祀典則有陝西自古陵寢普加防護之諭至
於九月

駕謁

泰陵恭奉

皇太后西巡五臺所過賞賜高年蠲免租賦湛恩稠疊
又有加於年前 恩詔之外此我

皇上之與天同高與地同厚所以開萬年之太平躋政
化於上理者無時無事不以仁民爲心而未嘗稍怠也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曰富有之謂
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我

皇上之仁至矣哉盛德大業至矣哉所愧臣等才學淺陋濡墨數陳尚不能得其萬一云爾

順天武鄉試錄前序

臣聞帝王馭天下之道其大有二曰文與武其所以收天下之材而用之者亦不外是二端文以經天地平邦國武以懾威稜靖四方誠使求之而各得其人則天下固可不勞而治蓋古者文武之道一先王以詩書射御教士而將帥之才卽養於其中三代以後教法廢而途始分而於武之中又有分焉驍勁果毅者不必習韜略明曉兵法者不必嫻騎射非其才之難兼亦所以導之

與所以取之之方或有未備故也我

國家受命久道化成六禮浹而八政修五兵寢而三革
偃邊庭臥鼓海不揚波者百有餘年矣然而

聖天子之意以謂文武之事不可偏有張弛而軒輊也
故旣宏文學之風以蒐蘿孝秀復本鄉射賓興與夫教
習干戈之遺意以作勇傑之材而成其技能三歲大比
文試旣訖武試繼之蓋欲穢穢桓桓畢登

朝廷而師武臣之禦侮宜力者不盡於用也丁卯十月
順天當行武科

特命和碩誠親王

臣

允祕額駙

臣

色布騰巴爾珠爾都

統臣海蘭尚書臣趙宏恩校閱弓馬技勇拔其尤者編

列字號甄別詳審不爽錙銖及試論策奉

旨以臣召南偕檢討臣陳桂洲司其事伏念臣浙東下

士恭逢

龍飛首載倖中博學鴻詞之科校東觀書班隨

講幄擢登學士

天恩高厚非筆墨所能殫述茲復膺

簡命典司考試感激彌深卽日入闈齋祓將事維時監

臨則府尹臣蔣炳提調則府丞臣孫灝監試則御史臣

明善臣伊祿順臣彭肇洙臣嚴源燾各董厥職臣偕臣

桂洲暨同考官郎中

臣

王秉和員外郎

臣

許汝盛主事

臣廖方蓮

臣

姚承烈矢公矢慎繼晷焚膏榜發取士如

額例得錄論策三篇恭呈

御覽

臣

例當颺言簡端

臣

竊惟武舉始於唐唐設洞曉

韜鈴明習兵法材堪將帥翹關負米諸科以招天下士

而郭子儀馬燧實出其中越宋及明沿爲定制若岳飛

山雲戚繼光俞大猷皆嘗應是舉而其後皆爲名將故

武舉未嘗不可以得人也自論武者以勇力爲先弓馬

爲尚而孫吳之籍尉繚之書握奇之經金匱之記上中

下之略龍虎豹之韜諸葛亮開府作牧之篇李靖行軍

部伍號令之法概不講焉武斯匱矣問以天地人而不
詳三才之陣問以方圓曲直銳而不辨五行之形問以
三官五教而莫識其名問以八門六花而莫舉其目問
以野戰林戰谷戰而不知其變問以下駟中駟上駟而
不解其機問以乘虛搗堅用閒設伏之道而不知其何
宜問以鉤戟長劒弓弩戈盾之用而不知其孰便問以
奇軍有正正軍有奇而不能言其義問以陣閒容陣隊
閒容隊而莫或曉其方雖勇踰樓亭力撓金鐵特偏裨
常材古所謂鬪將之任耳若夫不便鞍馬而杜預以之
成功羽扇指揮而謝艾以之勝敵從容聚米見山谷曲

折之形慷慨籌邊愈甲兵十萬之衆無事則投壺雅歌
有類儒者其或有事則虎臣折衝兵不動而威行萬里
者尤

朝廷所宜求而亦

國家設科意也臣惟古之論將者威武尚矣必繼之以
仁勇又必繼之以忠信又必繼之以廉恥夫仁勇忠信
廉恥未有不自學得之者故又繼言之以詩禮誠得詩
禮之將則語所云有勇知方者庶幾在於是焉臣所錄
凡如干人自技勇外取其明習論策而可進於學者俾
策名當時使得益承

皇上之教以求效乎古之敦詩說禮者而不徒材官蹶張以顧盼嚙嗜爲雄則微臣區區蘄報任使之意也夫

鯖餘集序

宜興萬伯安先生以詩文名海內者數十年迄不獲一第抑塞流離以沒沒後又十數歲其子葆青太史哀從前所刻鯖餘集詩若干卷屬召南序序曰士之遇不遇可勝道哉而卒求其所以傳不傳者則不在乎遇不遇以遇者之不必傳則知不遇而傳者固遠勝夫遇而傳者何則遇者之於傳也蓋易不遇者自非其才什伯常人當時卽不能有名況於旣沒以不遇而傳者之難則

知遇而不傳者之誠不足道也史遷有言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人至俶儻非常則必傳矣其富貴也必有所以見其事其貧賤也必有所以見其志不肯與庸庸者隨波逐流而安有不傳者耶先生生平事實有儲六雅先生所爲誌銘召南猶聞其遺事一二先生初遊京師師崑山徐果亭侍郎禮敬甚至館其家者數年當是時徐氏聲勢傾天下士之才而遊其門者靡不取科名躋顯仕先生旣館其家久稍爲一言甚易而先生勿屑也已卯之役主文慈谿姜西溟得先生卷亟賞以爲國士同事者尼之及西溟得罪以

死門下士俱避匿不前先生顧感文字之知親入獄經紀其後事嗚呼所謂倏儻非常之人其立志固自不同也與先生竝時之富貴赫奕者今求其片言隻字或不可得甚者至不能舉姓氏而先生詩文之名久且益光孰謂傳不傳之果關於遇不遇耶以先生之不遇而傳則又以知先生而遇其可傳者當必不止於此是可歎也夫士之遇不遇天也其傳不傳亦天也使其不遇於身而遇於子孫與夫使其身以子孫而傳及子孫以身而傳亦天也先生旣以不遇而傳其子葆青太史文學德行又將以遇而傳天於先生不其厚矣乎

送張介石序

張子將之閩之長泰都下士友皆太息咨嗟謂以張子之學與才當用文詞取科甲登館閣不當屈宰小邑余謂不然張子之學與才將徒以爲文詞之用乎抑將以行其志也將以行其志則親民之職莫如令政理之繁且雜其難爲也亦莫如令志在愛民朝行焉夕卽及於民矣夕行焉朝卽及於民矣利與爲興害與爲去視一邑如其家視一邑士農工賈如其家人子姓大自禮樂農桑細至簿書瑣碎之務皆責諸令視橐筆爲無用之文詞者孰愈乎以張子之學與才而宰小邑其能用儒

術爲吏治宜恢恢乎游刃有餘而仕由令起則天下無不可居之職張子亦勉爲其難無負其志而已爰爲之序以贈其行

朱覺菴遺集序

吾台有三高士曰確菴徐印卿曰覺菴朱君翼曰介靖張菊人皆賢而有文當明季隱居不出清風勁節足與古人頡頏操行語言至今鄉里閒盛傳之雖婦人孺子語及某先生卽洒然動容不敢輕道其名字三人中著述最富則推覺菴先生先生稟奇質自幼工於舉子業試輒冠其儕鄉先達多謂先生才長取科第當如拾芥

然帖括非其性所好也初以經濟自負好言王霸大略
既無所試下帷力學博覽史書論古今成敗得失事事
不遺旁及諸子百家搜奇選雋晚則專務於經其爲詩
古文也能自出所見縱橫排宕絕去摹擬之迹當時名
士後先流寓天台者若萊陽姜如農兄弟仁和陸麗京
柴虎臣蔡九霞武進韓公嚴惲正叔輩莫不聞聲訂交
欽其品而重其學嗚呼方先生慷慨草疏率同志走南
都劾馬阮二姦中途聞變閒關而歸杭越次第不守遂
棄儒服家徒壁立惟用著述以當歌哭蓋晝夜寢食於
古者數十年而後歿家庭自相師友則有其弟檣溪嫻

戚則有袁許朋好則有徐張先生在時往來酬和之作甚多今相去僅數十年所著書散佚殆盡或以避兵或以轉徙或爲有力者覓購如易說四書尋微史林河圖廣說數十卷皆已無存惟易通尚畱大半其遺稿猶在篋笥者賴猶子某手爲校錄與檇溪集合可得百數十篇耳歲庚午召南以病告歸里某屬爲序夫先生節行之高不以文重豈藉序耶第在後學者聞風興起得睹片紙隻字自當珍爲至寶曰此西山作歌之遺音東籬采菊之逸韻也先生諱之任弟檇溪先生諱之儀猶子某卽檇溪冢嗣爲余受業師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聞諸故老覺菴隱居歡忝常著詩經偶筆十二卷春秋述十五卷手錄鉛槧三十卷史娛六十卷其詩文曰自娛集陸麗京蔡九霞每稱賞不置共爲一聯揭於隱居曰論學不妨子靜異著文時付伯喈抄檣溪字君正哭姜貞毅詩一時推爲獨絕毛西河錄於詩話中

仙巖大忠祠錄序

濱海有山數百仞巖石嵌峯呀然成洞徑竇紆迴往復清泉澄泓所見崖壁波立雲垂瑰偉不可名狀者仙巖也巖有宋文信公祠以杜澣張和孫胡文可呂武四義

士配卽德祐中公航海過此宿和孫家與諸人南浮甌
閩舊蹟公集中有詩二篇後人建祠於此題詠甚衆道
士方一定懼其久且散佚無徵也於是有大忠祠錄之
刻嗚呼巖洞奇秀夙以仙名意古時必有仙人鍊丹飛
昇此地而圖志闕如姓氏莫考信公不過因艱虞顛沛
偶爾信宿仙巖之名遂轟然於高天厚地與祁山五丈
原竝耀青史有耳目者莫不見聞然則乾坤正氣雖死
不死不又勝於餌藥延年以求長生者之壽與名乎哉
前後題咏篇什雖工拙不同其本性情感忠義有關於
綱常倫紀而絕與流連景物者不同其明證也嗚呼吾

台當宋南渡始以高宗金鰲之維舟而終以丞相仙巖
一泊高宗智勇遠不及漢昭烈彰彰也忠若信公取義
成仁百折而志不少挫蹈萬死以如飴成敗利鈍非所
逆睹其武侯之後一人乎山在臨海縣東北百二十里
余雖未遊嘗集杜句寄題祠壁因道士請書數語於簡
端

稼村膏馥集序

余養疴萬松岡士以文求教者經義外概弗觀有盛生
峻置書雨帙石階上徑去余取而閱之作而歎曰嗚呼
此秀水盛稼村先生遺集也先生爲朱竹垞太史壻詩

兼學愚山漁洋詞賦兼學迦陵與兄丹山弟讓山稱三
盛足跡幾半天下初司訓刻水繼訓吾台官雖貧意興
特豪邁聞先生捐館久其子姪無名駿者此必先生孫
也哉旣而生復來果孫也言先生遺稿散佚從篋笥中
隨手纂錄得詩詞歌賦若干首乞爲之序以畱俟後人
嘻表章先美賢子孫之職況先生名素著其集必傳余
雖病不敢辭猶憶戊戌己亥間先生方爲吾台校官承
府檄監造清聖祠見余舊作瓊臺賦目以奇才又因拒
富豪之議祀鄉賢目以志士後凡遇佳晨以詩爲會及
遊覽赤城石梁桃源華頂寒明諸勝南至郡城行北固

登巾山東眺江海西望枯蒼感興懷古必呼余賡和往
復不休先生才思瀾翻稿脫聽人取去余亦年少不知
稍爲彙聚今則諸友在者已落落如晨星集中於吾台
僅得數首余雖在健忘不能記憶爲補一二何況先生
前後東西南北蹤跡所至篇章之飄灑於蓆車鈴馱烟
艇風檣岐亭驛壁酒樓歌館者可勝道耶此余手是編
不覺悲從中來爲之廢書三歎也雖然書果可傳不在
多寡漢魏至明詩人赫赫在人耳目者必卷軸浩煩耶
生字某年少而才盛氏復振余當於生乎卜之時乾隆
丙子重陽後三日也

春秋左氏傳要義序

吳興慎君朝正自攜所著春秋左氏傳要義五十六卷
來萬松問求余序余病久廢學其言安足爲慎君重然
閱其書如卷首總論云云朗若燭照數計胸中洒然蒙
翳盡豁竊歎其力學數十年博觀約取於經不爲從前
凡例所蔽於傳於注於疏於百家著述慎思明辨可謂
擇之精而語之詳也已爲之序曰六經皆所以明人倫
春秋則專爲人倫不明而作自古善言春秋未有過於
孟子者也孟子知其事其文本因魯史之舊惟其義爲
孔子所取筆之削之善惡判而勸懲彰上足以紹唐虞

三代之傳垂法萬世王迹雖熄正朔未更辨名正分至
謹至嚴諸侯大夫陪臣顧名思義皆凜然於禮樂征伐
大權之不可下移所謂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謂春
秋天子之事是也其精義入神隨事得失輕重詳略不
爽權衡雖游夏猶一辭莫贊所謂仲尼不爲已甚又謂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是朝聘會盟侵伐取入
諸事似異而同似同而異事情百變義亦百變未可執
一而定是非者也顧聖經意深詞簡隱寄其義於事與
文後之學者不知事有本末始終文有冊書舊式又何
所據以仰測聖人之心歟傳春秋者有三左氏之功遠

邁公穀二傳而漢立博士公穀盛行論者訾左氏但傳事不傳義不知所難正在傳事耳事明而後筆削之義可見況傳義亦居其半耶唐初詔作正義專據杜解列爲五經宋儒程朱亦謂事當據左固定論也夫杜氏於左孔氏於杜元元本本發明可謂詳備矣假使不沿襲兩漢三家分門角立曲護師承之弊杜於傳不合經卽正其違參以公穀孔於杜不合經傳卽糾其繆補以諸家則經義明而傳之功益顯何至因傳爲例因例釋經例愈煩義愈晦也哉啖趙二子始知却傳解經然其弊也徒持臆見憑空結構與先儒屈經就傳附會穿鑿者

弊正相等今科舉所行胡氏傳外宋自泰山孫氏臨江
劉氏及元明數十家或自爲說或集古人通志堂所刻
具在淺者不必言其高者非繁稱遠引旁見側出同戰
國之策士縱橫卽苛刻爲明文深周內若漢廷之酷吏
奏當然則因傳解經可繼杜孔注疏能去其疵而完其
美求聖人所取之義如孟子所言者永嘉陳止齋新安
趙東山而後其僅見此書也夫慎君雖老猶好學孜孜
不懈倘有疑義君其尚爲余告之是爲序

中文孝經序

聖經垂教萬世廣大精微有竭後世諸儒學問思辨之

力而所解猶患未得其真者曰易曰春秋有事甚庸近
言甚著明雖在夫婦之愚略爲訓釋卽無不油然而會
視同日用飲食而不能須臾離者曰孝經藝文志於六
藝略後次以論語又次以孝經有味哉論語總六藝之
樞機孝經又揭論語之體要也曾子得一貫之傳本忠
行恕大學傳有明文先儒言之詳矣予則謂孝經示德
之本教所由生原本天地之性其發明一貫與大學若
合符節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思修身不可以
不事親事親事之本也本立道生萬善日積始於良知
至易也擴以格物致知可以知性知天始於良能至簡

也充以誠意正心可以踐形盡性修道以仁所以行之者一也聖人人倫之至誠者聖人之本孝則誠身之本也此卽夫子之道所謂一乎由此善推所爲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仁民愛物悉本於孝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卽夫子之道所謂一以貫之者乎能盡孝之量以修身明明德止於至善忠也推孝之量以成物新民止於至善恕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所引舜大孝武王周公達孝此卽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乎孟子直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子與堯舜豈有異道然則孝經與大學出於曾

子一人者其說豈有異哉海昌進士周君松靄志在通經覃思博考持所校定孝經一卷乞予序予淺陋不足以窺今古文之得失也童年所習至老不忘於紫陽刊誤後又見此編實能採經傳語以補外傳爰述夙昔所論一貫忠恕者書其首簡如此

爾雅補注序

治經必先識字識字必先訓詁於今可見古人小學之傳僅存爾雅一書其源實出於六書中之有轉注在初造字者因有轉注而字形不窮故欲識字者因有轉注而字義不昧也字書總彙古文無有重復自三蒼下逮

續訓纂共得一百三章章六十字計祇六千一百八十字班志明謂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然則漢初太史試學童必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乃得爲史字數尚多其又有時俗所增出於羣書之外者耶後人釋字耑爲一書有從體製類聚者始於象形有從音韻條分者始於諧聲其分散於經傳之下爲音爲釋某字讀如某字有反有切是諧聲之轉注也字有相似辨其疑誤訂其舛譌是象形之轉注也至字取指事會意假借者亦必釋之而總以轉注爲綱其形聲不必同而其義本同彼此相資觀者自解其源始於至聖贊易乾健坤順震動巽入

坎陷離麗艮止兌說直以一字解一卦爲千古經學之宗爾雅雖多爲釋詩詞非全備閒有錯謬然關係訓詁指陳名物實爲諸儒治經沿流溯源者導之先路宜乎班志列孝經後視他字書有異也自郭氏爲注陸氏爲釋文邢氏爲疏已列爲十三經後人精於六書發前人所未發則有夾漈鄭氏嗚呼俗儒專務詞章每恥言訓詁其於爾雅不久已束置高閣歟博物之難也近在經籍猶未遍識菰竹是一是二莧陸是合是分秬秠是異是同罇鐘是大是小毛公不用釋山酈元讀有破句田敏誤改日及王劭刊落明棗謝尚誚蔡謨而先不熟楊

氏疏穀梁而疑本文辨論所存難以枚舉然則以蛩爲
蟻蠓以蠡爲螻蛄以反舌爲蝦蟆以乾鵲爲蟋蟀以鴟
鴞爲巧婦以鸛鵒爲伯勞一物偶疎尚虧該洽又何怪
乎主司不能答天雞致千載下猶羨終軍之能識鼯鼠
也哉周君松靄爲補注四卷旁搜廣採疏通證明又多
出於夾漈之外卽羣書釋經有當者以轉注是書其有
功郭注蓋亦若爾雅後有張揖能廣之陸佃能埤之羅
願能翼之可以愧夫名爲治經實則束書不觀游談無
根者松靄張樊川太史高弟也以余言質之樊川謂何
如

雲根石天然圖書譜序

集韓文

字書圖畫爲一卷昭然可觀多矣哉古未之有也採於
山未接人事丹砂石英其文怪怪奇奇神施鬼設層見
閒出龍虎變化不測蛇蛟結蟠鸞鵠停峙魚川泳而鳥
雲飛織之爲珠璣華實皆曲極其妙客至清坐相看無
不意滿有笑於列者曰甚矣人之好怪也若齊生者好
古文其書滿家以病乞歸當不復記憶處若忘行若遺
老而益昏左右圖書文雖奇而不濟於用書於簡皆有
楷字注字處曰是宜銘銘以著之發自吾人可不朽矣
其可怪也歟解之者曰不然百物朝夕所見人皆不注

視吾聞鳥有鳳爭先睹之爲快山之神旣靈白石齒齒以成其文雖不盡解釋其一二近似者猶班班見可譜與時俗異態委棄泥塗歲月已多雖美而不彰蔽於古而顯於今比之獻玉豈易得哉休徵嘉瑞齊生不以云天性和樂志於斯石像圖孔肖疑有而無皆愛惜焉某水某邱其孰從而求之而不吾告何也則謹對曰不書於傳記在教未聞有如此者雖然讀聖人之書寧可不知其所自耶乾端坤倪畫地作字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水土百物不解人閒書灼灼明矣令驗其文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不專一能又盡章章如是由人乎

哉不由人乎哉始者讀書城南升高而望遠江湖余樂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天將雨雲壁潭潭鬱於中而泄於外荒茅篁竹之閒嶄然見頭角蜿蜒蜿蜒上下於天首尾相繼不絕雲亦靈怪矣哉養其根宅幽而勢阻愈下而微旣極復飛其危如一髮引千鈞高四尺者久乃可明則躍躍以喜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交之兆使奴星繫麻糗入谿谷猿狖所家曰寒居之洞風雨少弛爬羅剔抉日光穿漏幸有石於光有耀可喜可愕肌肉玉雪可念俱收竝蓄無細大必取其良拔其尤持鑑而精氣旁射簾閣據几日哦其閒收之如賢待

之如貴人延之上坐曰石生曰貞曜先生及會稽褚先生友善別自號白雲翁有問者輒對曰歲旱種不入土以石生爲媒雲屏屏兮當吐而生變化風雨五穀胥熟其功甚大僕誠樂之不知其有文也旣數日心閑無事羅列而進熟視之摩手拊之明白純粹渾然端且厚君子人也吾復何言橫波之石繚而曲如往而復不敢平而視加察詳焉形象未分亦有可采見山水崖谷恍惚畢出而莫有同者焉再試白黑分矣有道而甚文其文益可貴重測其高下有上中下三譜於世本莫與爲比猶鬼神不可端倪上古未嘗有也不與是數焉其二十

三爲文甚古鳥獸蟲魚與竹書周書同文也老師宿儒
三四讀尚不能通曉必先識字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
所云耶其四十餘昭晰者無疑蔚乎其相章問其名則
是不可合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其下不及於古
作俗下文字實取實似而畫與不畫或似有之苟在編
者咸可觀也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噫吾因之
有感矣斲石於此磨礱浸灌皆待人力而後完也況於
外之文乎志於古者遂刻石以記雜出於傳記百家之
書可效可師世世多有各自名家苟可以寓其智巧孜
孜矻矻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章不可不成也術業有專

攻懷抱利器較其毫釐分寸刃迎縷解雕鏤文字絕人
事而模之則姓名字行有載文誠工匠氏之工也非今
世之所希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山升雲兮澤上氣氣水
也始自山出雲不得止得石者固有異焉所不可知者
其文剝缺十亡二三根之茂者其實遂文宜易宜難無
適不宜惟其是爾自藏深山更千萬年方同功於造化
陽開陰闔惟所用之此天也非人力也不以雕琢爲工
不學以能乃可貴耳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衆
萬之生人性之善孰非天耶作法制以教天下垂諸文
爲後世法雖本於聖人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與生

俱生其誰之功也日月星辰之行亘萬古軒豁呈露其
水土所生神氣所感皆磊磊軒天地昭布森列獨文乎
哉知字書起於何時自結繩之代其稱蓋久孰爲而孰
傳之耶有文字來原遠而末益分書日益多編簡所存
後之人不能遍觀而盡識也習熟見聞以爲當然得一
卷書讀不識句必大怪之其見者小也古人有言生人
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有志其本而泥古
陳其然乎其不然乎僕雖騃於時事都不通曉自少未
嘗一日釋書不觀年老而智益困泊與淡相遭少思慮
德不加修有來問者所解何書則曰我不知也嘯歌古

人未嘗不掩卷長歎輒用自愧其心之所樂豈亦有異於人乎哉力不任其體家居未出一室之內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考圖記務出於奇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然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觀其所爲文渾渾無涯其必有意不知造物者意竟何如何樂天知命者惟適之安無不通達脫然若沈疴去體豈不快哉深隱其文多所不通且曰世有名人必將有以取之亦其理宜也愛博而情不專有以自娛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如是者其亦足樂乎有此異同必資論辨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以求咏歌其所志

重刻葉文定公水心集序

葉文定公立朝本末具詳宋史儒林傳迹其奏辨姦邪之誣朱子尤稱之其集有諸賢舊序所以美公者甚備余尚何以序公集哉惟是文章盛衰具關氣運而亦有不隨氣運者視乎其人能自樹立不可不知也六經而外周末百家雜出幾乎螢火與日月爭光然各有師承自爲一子其面之不同乃如其心心有欲云筆無不達後世能言之士或未敢撓其鋒此亦氣運衰而文章不弱之明證歟文章與氣運竝盛惟漢氏西京爲得其全耳東京下迨六朝至唐元和復盛宋有歐王曾蘇諸子

其盛亦埒漢唐至南渡則又衰矣各家文集雖多冗長
泛濫求其克嗣東都者誰乎六朝以綺麗失元氣南宋
以平行乏英華其衰一也東甌當浙閩之會山川奇秀
蔚爲人文自周許劉戴北得伊洛之傳薛鄭二公大振
經學與梅溪鼎立傳之陳止齋以文章名天下葉文定
公則又得止齋之傳而學問過之今水心集具在奏對
論策昌明駿偉有賈晁餘風諸體根本經術指陳利弊
碑誌峻潔不爲浮夸能於氣運就衰時卓然樹立可稱
廬陵臨川南豐眉山後一人其傳世久遠宜也嗚呼公
生平抱負豈但以著作顯名耶卽著作之精者若周易

述釋春秋通說習學記言荀楊問荅名臣事纂其書旣皆不傳粗者若制科進卷外稿別集亦不得片紙隻字則此集幸存其亦爲千百中之十一耳因公支孫某請遂跋其後

尚書集解序

尚書爲經中最古易雖畫始庖犧其辭至周始備太卜掌之不列於學校惟書與詩禮樂爲先王造士四術孔子雅言視樂尤切近焉蓋二帝三王之治雖質異性反事異禪繼時異常變經權儀文異因革損益其敬天勤民執中建極官人立政之大經大本前後同揆體與用

無異原政與教無異致由此則治反此則亂凡學古入
官者功在遜敏始於博文之擇善惟精約禮之固執惟
一克復其天命之性全其率性之道致中和而身無不
修道之體也推之家國天下彝倫攸敘宏修道之教民
無不新天地位萬物育道之用也弟子記雅言爲論語
則有堯曰一篇歷序四代括以寬信敏公此卽尚書大
序乎堯則天舜無爲而治禹無閒然周可謂至德此卽
其分序乎曾子傳一貫則述大學子思則述中庸孟子
則有七篇明仁義斥異端皆約典謨訓誥之旨而論世
尚友取二三策終篇則直序治統爲道統然則戰國以

前未經秦火學者於四代簡冊原如今人之誦讀四書
布帛菽粟所在具足患在獵其文者或未通其義知其
說者或未力於行云耳嗚呼書罹秦火最酷漢初僅得
二十八篇於伏生口授當武帝表章六經而孔安國所
上壁中古文又適際巫蠱之事抑而不行東晉始出至
唐作正義始與今文合頒在學官注疏雖行後儒或疑
古文非真孔傳亦僞訾孔疏多未精嗚呼書缺有閒矣
尚有二十八篇之傳於舊又有古文數十篇詞雖平淺
理無駁雜卽云後人纂集旁書以當古訓可法可戒實
有關於治道何必斷斷辨難如議禮家同聚訟論樂家

爭元聲乎哉朱子嘗折衷諸儒蔡九峰本爲集傳視注
疏已精矣然馬廷鸞之會編余芑舒之讀蔡傳疑程直
方之辨正程葆舒之訂誤陳師凱之旁通王天與之纂
傳王充耘之管見匡救瑕疵卽隨其後此亦足見窮經
至難卷軸愈積而疑誤愈滋也余嘗思之窮經者使能
用古人立教大義融會貫通不蹈俗學流弊則經雖殘
闕二帝三王致治之本末具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修己
治人各充其量豈有難知而難行者歟必謂生千載後
能補完古人已缺之經卽聖神無所用力如謂讀古人
書能自體於視聽言動日用倫常卽在庸愚皆可以自

奮於好學力行知恥以盡其材復其性而施之於事爲
予家弟世南自撰尚書集解以課子弟離經辨志簡而
明知類通達近而遠說本朱蔡兼採注疏以後諸儒所
長俾讀書者如讀論孟大學中庸味如菽粟用如布帛
不可斯須去也余嘉其志是爲序

館閣詩序

淮上二阮太史選輯館閣詩二十二卷成以子進士紫
坪來從召南遊卽屬爲序自惟夤陬又病久廢書深愧
無以報命適雨霽風清坐松岡石亭中繙閱目次作而
歎曰盛哉乎斯世伊古立教取言志者治人性情感發

興起義歸無邪功與禮樂相終始而篇章所錄雅有正
變風有貞淫不能不轉移於時地求夫會值邳隆化成
久道環海兵銷刑厝率土俗易風移擊壤歌衢頌聲洋
溢天幬地載盛德所同洋洋乎野無遺賢朝羅羣雅雖
古稱至治如唐虞成周絜德量功尚未能及我

皇清之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統乾坤以闢文明厚人倫而美教
化也況漢魏下至元明世之治亂靡常運之盛衰迭見
者所可同日語哉詩有總集昉自六朝伏滔袁豹謝靈
運顏延之卽有晉宋宴會各編專紀一時侍從應詔所

作唐以詩著選者稍多若崔融集學士張孝嵩集朝英
書亦失傳今所傳惟殷璠河岳英靈高仲武中興閒氣
元結篋中數種詩取雜篇無關時政其於古人立教微
意概乎未之有聞也太史兄弟以碩學鴻才竝典承明
著作後魏軾轍前跨機雲館閣諸儒莫不宗仰曩者
敕編文穎羣視太史爲準繩今因功令鄉會取士兼
存唐制患初學不得其門無以導先路也闡試雖專用
五言八韻而古今各體未備亦不足擴心思而循典則
廼依文穎成例蒐羅益廣採擇尤嚴務必語本性情事
關禮樂始可潤色鴻業歌咏太平周官太師敎六詩德

本中和祇庸孝友卜子序詩言治世之音安以樂經解
言溫柔敦厚而不愚是書采錄可謂兼之卽書是語復
兩太史未知兩太史謂可與言詩否也

緣蘿山莊全集序

駢體何昉乎曰自庖羲八卦昉矣有陽必有陰有奇必
有耦有純必有雜物相雜謂之文五色具而采章昭八
音調而大樂作經天緯地禮備樂明無非從仰觀俯察
遠取近取中損益積久則愈精通變不倦則盡利文詞
特其一端也論者動謂駢體不合於古其然豈其然乎
文之起於字字起於畫畫起於卦也不待智者始明也

卦則先列四耦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因而重之有內有
外有靜有動有往有來有不易又有變易詎非兩閒千
古萬事萬物之無獨必有對者歟所憾乎駢體者謂其
華而鮮實似而非真未究本原徒工藻飾用之談理則
未足以釋聖經紀事則未足以操史筆云耳若夫詞賦
制誥表章序記書啟哀誄諸文祇取達意亦堪立誠引
古證今取物連類則音如鏗金戛玉吹竹彈絲豈不勝
於瓦缶之操土風采若麟翔鳳翥虎變龍騰豈不勝於
雞豚之游村落也哉自屈宋以騷爲賦枚馬以賦爲文
漸趨駢麗盛於六朝沿於唐宋作者林立後出彌新其

始本由詩別爲賦而語不單行其後復且因賦及詩而詩成格律夫文猶五色也詩猶八音也文自西京以前詩自正始以前古色皆天真古音皆天籟也下此天真漸滅則設色矜工巧焉纂組刺繡圖畫不如視法服山龍黼黻猶粉本也天籟漸失則繁聲誇絕調焉箏琶阮笛鏗鏘動聽視太常祝圉塤箴猶簣桴也顧安所得前古淳朴之典章元音之律呂取以考校耶李唐人材文則王楊大暢徐庾之波燕許兼振揚班之氣詩則太白仙飛絕跡少陵體集大成亦云盛矣況有專用駢體意祇孤行快若江河赴海別爲歐蘇導之先路又有盡掃

陳言衰起八代朗若星辰照夜前爲思孟續其後昆者
乎宜公心在經濟不言文也韓子以文自負乃亦曰子
雲相如同工異曲又曰以古爲師師其意不師其詞然
則昌黎之所取所棄詎止斤斤較量於體之駢與不駢
乎哉文無難易惟其是果是也自我作古無所不可矧
載籍具存駢體亦猶行古之道也會稽竹巖胡先生學
博才雄久以詩古文名天下舊刻綠蘿山莊四六全集
二十四卷臨川李公穆堂同邑魯公秋塍序之今刻詩
集二十二卷并前編屬余爲序余荒陋烏足以言詩古
文先生所著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取精多而用物宏功

力深而收名遠文於五色其爲天孫之雲錦詩於八音
其爲廣樂之琅璈乎余讀元黃二賦始覺笑六合爲愚
者眼猶針孔讀游仙數什又覺登七篇於選者才實逕
庭也聞先生晚好韋編爰闡卦畫之義弁其首簡

重刻石龍菴詩草序

士有得天地正性剛方耿直爲國家指斥姦佞言人所
不敢言蹈九死而不悔雖志抑未伸其氣節自足不朽
豈必以文名哉拜闕一疏廷辯數語此卽文之磊落軒
天地者視雕蟲小技求工字句聲韻閒孰短孰長孰得
孰失余於上虞徐氏重刻其先銀臺公石龍菴詩不覺

爲之三歎也明世廟時姦邪嚴嵩父子柄用先後直諫
諸臣得禍最烈者曰楊曰沈廷杖幸不死削籍家居十
有八年遺詔復召卒於途中而學行最純者曰徐公其
事具載明史明尚氣節似東漢嘉靖當正德後部曹爭
以詩才勝館閣李王諸子名聲籍甚公在林下篤於孝
弟沈靜淵默旣不以氣節自矜閒有咏歌多和平之音
無怨誹之語是蓋公涵養性情之功實出諸公上也孔
子稱志士仁人論者謂慷慨捐生與從容就義稍有不
同如公殆志士進於仁人者邪方其應詔上書家人皆
不知固自分必死乃得出獄爲民父母相賀在國爲剛

方耿直之臣如疾雷發聲使妖魅喪魄在家爲恭謹溫良之子養志承顏又如春風冬日可親可愛王龍谿最重公德行嘗招之講學堅辭不赴公蓋深知講學漸成黨禍其害必流於國家不可不預防也公抗疏言所當言本非以倖直沽譽卽講學猶毅然不爲況與小技較量短長得失於字句聲韻閒乎詩不存稿其孫采輯成集經百數十年後人再刻之皆非公當日所及料也然讀公之詩亦足以見公性情之正深於詩而不失之愚云

寶綸堂文鈔卷四